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三　列傳七十三

張獻誠 弟獻恭　獻甫 獻恭子煦　路嗣恭 子應 從新書增 恕

曲環　崔漢衡

楊朝晟　樊澤 子宗師 從新書增

李叔明　裴胄

張獻誠陝州平陸人幽州節度使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守珪之子也天寶末陷逆賊安祿山受偽官連陷史思明為思明守汴州統逆兵數萬寶應元年冬東都平史朝義逃歸汴州獻誠不納舉州及所統兵歸國詔拜汴州刺史充汴州節度使封南陽郡公改寶應軍左廂兵馬使更封鄧國公踰年

來朝代宗寵賜甚厚三遷檢校工部尚書兼梁州刺史充山南西道觀察使新書作節度廣德二年十月擒南山賊帥高玉以獻永泰二年正月獻名馬二綵絹雜貨共十萬匹是月兼充劍南東川節度觀察使封鄧國公西川崔旰殺郭英乂獻誠率眾戰於梓州爲旰所敗獻誠僅以身免大厤三年四月獻誠以疾上表乞歸私第仍薦堂弟試太常卿兼右羽林將軍獻恭以自代詔許之以獻誠檢校戸部尚書知省事八月獻誠以疾抗疏辭官無幾卒於私第獻誠喜功名爲政寬裕有機畧隨方制變而簡廉不逮於父

獻恭守珪之弟守瑜子累以軍功官至試太常卿兼右

羽林將軍代獻誠爲梁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山南西
道節度觀察使大厤十二年七月獻恭破吐蕃萬餘衆
於岷州建中元年正月加檢校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
三年正月爲太府卿容州刺史本管經畧招討使四年
七月與渾瑊盧杞司農卿段秀實與吐蕃尚結贊築壇
於京城之西會盟如清水之儀興元元年六月轉檢校
吏部尚書仍與一子正員官盧杞移饒州刺史給事中
袁高論其不可獻恭因入對紫宸殿上言高所奏至當
臣恐煩聖聽不敢縷陳其事德宗不悟獻恭復奏曰袁
高是陛下一艮臣望特優異德宗顧謂宰臣李勉等曰

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對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
奈士庶失望何獻恭守正不撓也如此
獻甫守珪弟左武衛將軍贈戶部尚書守琦之子獻甫
少隨諸兄從軍初爲偏裨以軍功累授試光祿卿殿中
監河中節度副元帥都知兵馬使檢校兵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建中初從節度使賈耽征梁崇義於襄漢以功
加太子詹事及幸奉天興元獻甫首至從渾瑊征討有
功及復京邑入爲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時李懷光未平吐
蕃侵擾西邊獻甫領禁軍出鎮咸陽凡累年軍民悅之
貞元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兼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

觀察使代韓遊瓌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憚獻甫嚴因遊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爲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乃於彭原置義倉方渠馬嶺等縣選險要之地以爲烽堡又上疏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寇朝廷從之獻甫遣兵馬使魏茂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貞元四年九月吐蕃將尚志董星論莽羅等寇寧州獻甫率衆禦之斬首百餘級吐蕃遁邊城上下有脫文貞元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五月丙申卒年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司空賻物有差

獻恭子煦嘗從獻甫征討積戰功累遷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十二月振武軍逐出節度使李進賢而屠其

家殺判官嚴澈憲宗怒遣驃以夏州兵二千人赴振武仍許以便宜擊斷九年正月賜絹三萬匹以助軍資河東節度使王鍔遣兵五千會驃於善羊柵詔驃入振武誅作亂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乃定是歲十二月卒贈太子太保

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始名劒客歷任郡縣有能名累至神烏令考績上上為天下最以其能賜名嗣恭始名劒客以世蔭為鄰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為蕭關令遷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為天下最元宗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轉渭南令主杜化東陽二驛時關畿用兵使人係道嗣恭儲具有素而民不擾歷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關內副元帥郭

子儀副使知朔方節度營田押諸蕃部落等使嗣恭披荆棘以守之大將御史中丞孫守亮握重兵倔強不受制嗣恭稱疾召至因殺之威信大行大厤三年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大厤六年七月（本紀七年正月當從紀）爲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在官恭恪善理財賦買明觀者事北軍都虞候劉希暹爲朝恩誅希暹從坐明觀積惡犯衆怒時宰相元載受賂遣江南効力魏少遊承載意苟容之及嗣恭代少遊卽日杖殺識者稱之大厤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反五嶺騷擾詔加嗣恭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封冀國公）嗣恭擢流人孟瑤敬冕使分其

務瑶主大軍當其衝晃自間道輕入招集義勇得八十人以撓其心腹二人皆有全策詭計出其不意遂斬晃及誅其同惡萬餘人築爲京觀俚洞之宿惡者皆族誅之五嶺削平拜檢校兵部尚書知省事嗣恭起於郡縣吏以至大官皆以恭恪爲理著稱及平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嗣恭前後没其家財寶數百萬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兵部尚書無所酬勞及德宗即位楊炎受其貨始叙前功除兵部尚書東都留守尋加懷鄭汝陜四州河陽三城節度及東都畿觀察使徵至京師卒時年

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左僕射子應恕應字從衆以蔭爲著作郎貞元初出爲虔州剌史詔嗣父封鑿贛石梗險以通舟道德宗時李泌爲相號得君帝嘗曰誰於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曩爲元載所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惕不言勉起見臣臣常媿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累遷宣歙池觀察使封襄陽郡王李錡反應發鄉兵救湖常二州以故錡不能拔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騎常侍卒謚曰靖

子恕字體仁初領南衙將哥舒晃反詔嗣恭自江西致討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得以軍前便宜從事俄而降者繼路於是擢降將伊慎推心用之賊平恕功居多年纔三十爲懷州刺史嗣恭節度河南楊炎用拜魏博爲時嗤誚久之轉京兆少尹監門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發裸招討等使其後爲

鄜坊觀察使太子詹事坐事貶吉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年七十三贈洪州都督恕私第有佳林園自貞元初李紓包佶輩迄于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曲環陝州安邑人也父彬爲南使正監因家於隴右以環故累贈兵部尚書環少讀兵書尤以勇敢騎射聞天寶中從哥舒翰攻拔石堡城收黃河九曲洪濟等城累授果毅別將安祿山反從襄陽節度魯炅守鄧州拒賊將武令珣戰數十合環功居多超授左清道率又從李

抱玉守河陽南城尋別將兵守澤州破賊驍將安曉敷特拜羽林將軍又將別部兵合諸軍同討史朝義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並同正員隨李抱玉移軍京西大厤中領兵隴州頻破吐蕃加特進太常卿上初嗣位吐蕃大寇劍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往大破戎虜收七盤城威武軍及維茂二州西戎奔遁環大振功名而還加太子賓客賜以名馬與諸將討涇州叛將劉文喜平之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充邠隴兩軍都知兵馬使（封晉昌郡王）時李納擁兵侵逼徐州令環與劉元佐同救援累破李納逆黨環以功最加御史大夫建中三年

十月加檢校左常侍充邠隴行營節度使李希烈侵陷汴州環與諸軍守固寧陵陳州大破希烈軍於陳州城下殺逆黨三萬五千人擒其驍將翟暉以獻希烈因遁歸蔡州環以功加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加環兼許州刺史陳許等州節度觀察加實封三百戶陳蔡二州以希烈擾亂遭剽劫頗甚人多逃竄他邑以避禍環勤身恭儉賦稅均平政令寬簡不三二歲襁負而歸者相屬訓農理戎兵食皆豐羨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卒時年七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

崔漢衡博陵人也性沉厚寛博善與人交釋褐授沂州費令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奏署掌記累遷殿中侍御史大曆六年拜檢校禮部員外郎爲和吐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改萬年令建中三年爲殿中少監兼御史大夫充和蕃使與吐蕃使區頰贊至自蕃中時吐蕃大相尚結息忍而好殺以常覆敗於劍南思刷其耻不肯約和其次相尚結贊有材畧因言於贊普請定界明約以息邊人贊普然之竟以結贊代結息爲大相約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上戊申以漢衡爲鴻臚卿四年吐蕃朝貢加檢校工部尚書復使吐蕃興元初上居奉

天吐蕃遣師佐渾瑊敗朱泚兵於武功以功轉檢校兵部尚書兼祕書監西京留守無幾眞拜兵部尚書爲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明年爲幽州宣慰使所至皆稱職貞元三年副侍中渾瑊與吐蕃會盟於平涼吐蕃背約瑊僅免時無備預在會免者什無一二士卒死者以千數漢衡與同陷者並至河州結贊令召之以頻使於蕃結贊素信重與孟日華中官劉延邕俱至石門而遣五騎送至境上四年七月加檢校吏部尚書晉慈隰觀察使尋加都防禦使十一年四月卒贈尚書左僕射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也初在朔方爲步軍先鋒

賞有功授甘泉府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于涇州斬獲生擒居多授驃騎大將軍稍爲右先鋒兵馬使後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征討嘗冠軍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上在奉天李懷光自山東赴難以朝晟爲左廂兵馬使將千餘人下咸陽以挫朱泚加御史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戶及懷光反于河中朝晟被脅在軍上幸梁洋韓遊瓌退于邠寧懷光以嘗在邠寧追制如屬城以賊黨張昕在邠州揔後務昕懼難作乃大索軍資徵卒乘約明潛發歸于懷光朝晟父懷賓爲遊瓌將因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遊瓌即日使

懷賓奏表聞奏上召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正除遊瓌邠寧節度使間諜至河中朝晟聞其事泣告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合誅戮不可主兵矣懷光遂縶之及諸軍進圍河中韓遊瓌營于長春宮懷賓身當戰伐及懷光平上念其忠俾副元帥渾瑊特原朝晟遂爲遊瓌都虞候時父子同軍皆爲開府賓客御史中丞榮於軍中後詔徵遊瓌宿衞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爲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邠寧慶節度觀察使代韓遊瓌初遊瓌以吐蕃犯塞自將兵戍寧州及受代以是月壬子夜輕騎潛遁歸闕其將卒素驕怠畏張獻甫之嚴因遊瓌夜出

衙內千餘人遂叛掠且因監軍楊明義邀奏出奔將范
希朝爲節度朝晟時爲都虞候初逃於郊翼日乃來紿
其衆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由是稍安朝晟及諸將謀
誅首惡者經數日乙卯朝晟率諸將以告曰前請者不
獲張尚書昨日已入邠州汝等皆當死吾不能盡殺各
言戎首以歸罪焉餘無所問於是衆中唱二百餘人立
斬之乃定上擢希朝爲寧州刺史以副獻甫獻甫入奏
朝晟功加御史大夫九年城鹽州徵兵以護外境朝晟
分統士馬鎮木波獻甫卒詔以朝晟代之其年丁母憂
起復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邠州刺史大夫如故十三年

春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所須幾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諸軍舊戎盡知之今臣境迫虜若大興兵即蕃戎來寇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畢蕃人始來乘障數日而退初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蹟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爲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俞泉曰應聖已城吐蕃悉衆至度不能害乃引去復城馬嶺而歸開地三百里十五年二月兒喪加檢校工部尚書是夏以防秋

移軍寧州遘疾來年正月卒十七年辛丑也案德宗紀十七年五月卒當從新書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也父詠開元中舉草澤授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澤長於河朔相衛節度薛嵩奏爲磁州司倉堯山縣令建中元年舉賢良對策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潦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禮部侍郎于邵厚遇之與楊炎善薦爲補闕歷都官員外郎澤好讀兵書朝廷以其有將帥材尋兼御史中丞充通和蕃使蕃中用事宰相尚結贊深禮之尋從鳳翔節度張鎰與吐蕃會盟於淸水遷金部郎中御史中丞山南節度行軍司馬時李希烈背叛詔以曹王爲行軍元帥徵

澤爲諫議大夫元帥行軍右司馬屬駕幸奉天晉王不行澤改右庶子兼中丞復爲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尋代賈耽爲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澤有武藝每與諸將射獵常出其右人心服之賊欲畏焉頻與李希烈兒黨接戰前後擒降其驍將張嘉瑜杜文朝梁俊之李克誠薛翼等收唐隨二州希烈既平澤丁母憂起復右衛大將軍同正餘如故三年代張伯儀案本紀代嗣曹王皐非代伯儀爲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三歲加檢校禮部尚書會襄州節度曹王皐卒於鎮軍中剽劫擾亂以澤威惠素著於襄漢復代曹王

皐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卒年五十贈司空十四年卒年五十七諡曰成賻布帛米粟有差其日將宴百官廢朝改取他日子宗師字紹述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達科授著作郎歷金部郎中綿州刺史徙絳州治有迹進諫議大夫未拜卒始宗師家饒於財悉施散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不答然力學多通解著春秋傳歷紀公樊子凡百餘篇別集尚多韓愈稱宗師論議平正有經據嘗薦其材云

李叔明字晉卿閬州新政人本姓鮮于氏代爲豪族兄仲通天寶末爲京兆尹劍南節度使兄弟並涉學輕財好施叔明初爲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判官乾元後爲司勳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回紇回紇接禮稍倨叔明離

位責之曰大國通好賢王奉使可汗於大唐子壻豈可恃微功而傲乎唐法不然可汗改容加敬復命遷司門郎中後爲京兆少尹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擢商州刺史上津轉運使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無幾以疾辭除右庶子出爲邛州刺史尋拜東川節度遂州刺史後移鎮梓州檢校戶部尚書建中初吐蕃襲火井掠龍州㴑扶文遂三州叔明分五將邀擊走之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梁崇義阻命詔引兵下峽戰荆門敗其衆襲州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時東川兵荒之後凋殘頗甚叔明理之近二十年招撫甿庶夷落獲安大厤末有閬州嚴氏子上疏稱叔明少孤養子於外族遂冒姓焉請復之詔從焉叔明初不知其從外氏姓意

醜其事遂抗表乞賜宗姓代宗以戎鎮寄重許之仍寘嚴氏子於法及駕幸奉天叔明出家貲助軍悉衣幣獻宮掖加太子太傅封蘄國公其子昇翃從叔明每私疏誡勵見危臨難當誓以死昇奉父嚴訓果著勳勑識者嘉之昇以少卿從有功擢禁軍將軍貞元初遷太子詹事坐郜國公主貶羅州別駕叔明既朝京師以足疾賜錦輦令宦士肩舁以見以本官兼右僕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卒謚曰襄叔明揔戎年深積聚財貨子孫驕淫殁纔數年遺業蕩盡

裴冑字胄叔其先河東聞喜人今代塟河南伯父寬禮部尚書有名於開元天寶間冑明經及第解褐補太僕寺主簿屬二京陷覆淪避他州賊平授祕書省正字累

轉祕書郎陳少遊陳鄭節度留後奏冑試大理司直少遊罷隴右節度李抱玉奏授監察御史不得意歸免陳少遊爲宣歙觀察復辟在幕府抱玉怒奏貶桐廬尉浙西觀察使李栖筠有重望處心下士幕府盛選才彥觀察判官許鴻（浙書作鳴）謙有學識栖筠賞異席事多咨之崔造輩皆所薦引一見冑深重之薦於栖筠奏授大理評事觀察支度使代宗以元載隳紊朝綱徵栖筠入朝內制授御史大夫方將大用載怙權栖筠居顧問刺舉之職與不平（引冑殿中侍御史尤爲載所惡）及栖筠卒冑護栖筠喪歸洛陽衆論危之冑坦然行心無所顧望淮南節度陳少遊

奏檢校主客員外兼侍御史觀察判官尋爲行軍司馬載誅貽拜刑部員外郎遷宣州刺史楊炎初作相銳意爲元載報讐凡其枝黨無漏適會冑部人計冑官時服維俸錢爲贓者炎命酷吏員寓深按其事貶汀州司馬尋徵爲少府少監除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遷河南觀察都團練使移江南西道前江西觀察使李兼罷省南昌軍千餘人收其資糧分爲月進冑至奏其本末罷之會荆南節度樊澤移鎮襄陽宰相方議其人上首命冑代澤仍兼御史大夫冑簡儉恒一時諸道節度觀察使競剝下厚斂制奇錦異綾以進奉爲名中貴人宣命

必竭公藏以買其歡冑待之有節皆不盈數金常賦之
外無橫斂宴勞禮止三爵未嘗酣樂時武臣多廝養畜
賓介微失則奏流死冑以書生始奏貶書記梁易從君
子薄其進退賓客不以禮物議薄之貞元十九年十月
卒時年七十五贈右僕射謚曰成

史臣曰三獻軍謀臣節克紹家風路嗣恭從微至著挑
法簡廉環理兵勸農獨彰善政漢衡誠愨奉職朝成忠
孝權謀澤威惠荊襄叔明見危誓死立政惠民冑抱義
危行守政奉公皆賢帥矣然嗣恭聚財爲功名之瑕玷
叔明聚財致子孫之驕淫財之汚人誠可誡也

贊曰張路曲崔樊楊李裴守忠臣之道皆賢帥之才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三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四　列傳七十四

劉晏 孫濛　晏兄暹　暹孫濛 李衡　包佶皆從新書增　元琇　裴腆

第五琦　班宏

王紹　李巽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祕書省正字累授夏縣令有能名歷殿中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遷度支郎中部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晏至吳郡而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為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至晉陵西走終不言功召拜彭原太守杭隴華三州刺史尋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據東都

尋理長水入爲京兆尹頃之加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判度支京兆尹鄭叔淸李齊物坐贓黜貶詔晏兼京兆尹委府事於司錄張羣杜亞綜大體議論號爲稱職無何爲酷吏敬羽所構會司農卿嚴莊下獄已而釋誣劾晏漏禁中語宰相蕭華亦忌之貶通州刺史復入爲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顏眞卿以文學正直出爲利州刺史晏舉眞卿自代爲戶部乃加國子祭酒又以京兆讓嚴武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罷相爲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時新承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

價斗至一千宮廚無兼時之積禁軍乏食畿縣百姓乃授穗以供之晏受命後以轉運爲已任凡所經歷必究利病之由至江淮以書遺元載曰浮于江泗達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賓于東朝猶有官謗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宏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

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强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爲富人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湔洗瑕穢率罄愚懦當還經義請護河隄宜勤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入爲計相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即頓減徭賦歌舞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饑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多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鞏

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畧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車旣通商賈來往百貨雜集航海梯山聖神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烟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說輹棧車輓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與此勞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澱故每年

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茭決沮淤淸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冦難揔不掏拓澤減水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濘千里洄上罔水舟行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穴囊槖死河爲藪豺狼狺狺舟行所經冦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儀同靑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晏累年已來事缺

名毁聖慈含育特賜生全月餘家眷遂即歸還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鍤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克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掩泣獻狀自此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濟關中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酇侯也又至德初爲國用不足令第五琦於諸道榷鹽以助軍用及晏代其任法益精密官無餘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苦大厤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且過半累遷吏部尚書大厤四年六月與右僕射裴遵慶同赴本曹視事敕尚食增置備

供許內侍魚朝恩及宰臣已下常朝官咸詣省送上八年知三銓選事十二年三月誅宰臣元載晏奉詔訊鞫晏以載居任樹黨布於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敕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傪禮部侍郎常衮諫議大夫杜亞同推載皆款伏初晏承旨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縉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刑再覆國之常典況誅大臣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從命及晏等覆奏代宗乃減縉罪從輕縉之生晏平反之力也十三年十二月為尚書左僕射時宰臣常衮專政以晏久掌銓衡時議平允兼

司儲蓄職舉功深慮公望日崇上心有屬竊忌之乃奏晏朝廷舊德宜爲百吏司長外示崇重內實去其權及奏上以晏使務方理代其任者難其人使務知三銓並如故李靈曜之亂也河南節帥所據多不奉法令征賦亦隨之州縣雖益減晏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所入仍舊議者稱其能自諸道巡院距京師重價募疾足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雖極遠不四五日知故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得其術矣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賀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凡所任使多收後進有幹能者其所總領務乎急促趨

利者化之遂以成風當時權勢或以親戚爲託晏亦應之俸給之多少命官之遲速必如其志然未嘗得親職事其所領要務必一時之選故晏沒後二十餘年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徵李衡繼掌財賦皆晏故吏其部吏居數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雖寢興宴語而無欺給四方動靜莫不先知事有可賀者必先上章奏江淮茶橘晏與本道觀察使各歲貢之皆欲其先至有士之官或封山斷道禁前發者晏厚以財力致之常先他司由是甚不爲藩鎮所便晏理家以儉約稱而重交敦舊頗以財貨遺天下名士故人多稱之所居修行里粗樸庳陋飲食儉狹室

無媵婢善訓諸子咸有學藝任事十餘年權勢之重鄰於宰相要官重職頗出其門旣有材力視事敏速乘機無滯然多任數挾權貴固恩澤有口者必利啗之當大厤時事貴因循軍國之用皆仰於晏末嘗檢轄德宗嗣位言事者稱轉運可罷多矣初楊炎爲吏部侍郎晏爲尚書各恃權使氣兩不相得炎坐元載貶晏快之昌言於朝及炎入相追怒前事且以晏與元載隙憾時人言載之得罪晏有力焉炎將爲載復讎又時人風言代宗寵獨孤妃而又愛其子韓王迥晏密啓請立獨孤爲皇后炎因對歔流涕奏言賴祖宗福祐先皇與陛下不爲賊

臣所聞不然劉晏黎幹之輩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以伏罪晏猶領權臣爲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當萬死崔祐甫奏言此事曖昧陛下以廓然大赦不當究尋虛語朱泚崔寧又從傍與祐甫救解之寧言頗切炎大怒故斥寧令出鎮鄜坊以摧挫之遂罷晏轉運等使尋貶爲忠州刺史炎欲誣構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有隙舉爲荆南節度以伺晏動靜準乃奏晏與朱泚書祈救解言多怨望炎又證成其事上以爲然是月庚午晏已受誅使迴奏報誣晏以忠州謀叛下詔暴言其罪時年六十六天下寃之家屬徙嶺表連累者數十人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賜

晏死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時狀兼刪定使議謫没
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
與人服其廉潞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誅晏太暴不
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　貞元
五年上悟方錄晏子執經授太常博士少子宗經秘書
郎終給事中華州刺史執經上請削官贈父特追贈鄭州刺史宗經
子濛字仁澤舉進士累官度支郎中曾呂初擢給事中
以材爲宰相李德裕所知時回鶻衰朝廷經略河湟建
遣濛按邊調兵械糧餉爲宣慰靈夏以北党項使始議
造木牛運宣宗立德裕得罪濛貶朗州刺史終大理卿
○晏兄暹爲汾州刺史天資疾惡所至以方直爲觀察
使所畏建中末召爲御史大夫宰相盧杞憚其嚴更薦
前河南尹于頎代之暹終潮州刺史○暹孫潼字子固
擢進士第杜悰判度支表爲巡官累遷祠部郎中大中
初討党項羌軍食乏宰相欲以潼爲使難其遣潼見宰
相曰上念邊魄議遣使憧畏不稱耳安敢憚行遂命爲
供軍使會復河湟調師屯守以潼判度支河湟供軍案
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爲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

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饑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使諭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盗皆列拜約潼就館而降會山南節度使封敖遣兵擊賊潼罷歸數陳邊事擢諫議大夫出爲朔方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察使召爲左散騎常侍拜昭義節度徙河東又徙西川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鎮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爲南詔間候有單籠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以功加檢校尙書右僕射卒贈司空○元琇後以尙書右丞判度支閔無橫斂而軍旅濟爲韓況所惡貶雷州司戶參軍坐私人廣州賜死○裴腆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封聞喜縣公○李德懸戶部侍郎○包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佶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爲汴東兩稅使晏罷以佶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祕書監封丹陽郡公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少孤事兄華敬順過人及長

有吏才以富國強兵之術自任天寶初事韋堅堅敗貶
官累至西江丞時太守賀蘭進明甚重之會安祿山反
進明遷北海郡太守奏琦爲錄事參軍祿山已陷河間
信都等五郡進明未有戰功元宗大怒遣中使封刀促
之曰收地不得卽斬進明之首進明惶懼莫知所出琦
乃勸令厚以財帛募勇敢士出奇力戰遂收所陷之郡
令琦奏事至蜀中琦得謁見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
強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職任使濟軍須
臣能使賞給之資不勞聖慮元宗大喜卽日拜監察御
史肅宗駐彭原進明遣琦奏事云云帝悅拜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尋拜殿

中侍御史（遷司虞員外郎）尋加河南等五道度支使促辦應卒事無違闕遷司金郎中兼御史中丞使如故於是創立鹽法就山海井竈收榷其鹽官置吏出糶其舊業戶并浮人願為業者免其雜徭隸鹽鐵使盜煑私市罪有差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遷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領河南等道支度都勾當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以本官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琦以國用未足幣重貨輕乃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當十行用之及作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

十與乾元錢及開元通寶錢三品並行既而穀價騰貴
餓殍死亡枕籍道路又盜鑄爭起中外皆以琦變法之
獘封奏日聞乾元二年十月貶忠州長史既在道有告
琦受人黃金二百兩者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對曰
二百兩金十三斤重忝爲宰相不可自持若其付受有
憑即請準法科罪期光以爲此是琦伏罪也遽奏之請
除名配流夷州馳驛發遣仍差綱領送至彼實應初起
爲朗州刺史甚有能政入遷太子賓客屬吐蕃寇陷京
師代宗幸陝關內副元帥郭子儀請琦爲粮料使兼御
史大夫充關內元帥副使未幾改京兆尹車駕克復專

判度支兼諸道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累封扶風郡公又加京兆尹改戶部侍郎判度支前後領財賦十餘年魚朝恩伏誅琦坐以款狎出爲虔州刺史歷饒湖二州入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司上以其材將復任用召還京師信宿而卒年七十（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子峯峯婦鄭氏皆以孝著旌表其門

班宏衛州汲人也祖思簡春官員外郎父景倩祕書監宏少舉進士授右司禦冑曹後爲薛景先鳳翔掌書記又爲高適劒南觀察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時青城山有妖賊張安居以左道惑衆事覺多誣引大

將冀以緩死宏驗理而速殺之人心乃安既而郭英乂代適以厭人望奏署祕書郎兼雒令以疾免大厤三年遷起居舍人尋兼理匭使四遷至給事中時李寶臣卒於其位子惟岳匿喪求位上遣宏使成德問疾且喻之惟岳厚賂宏皆不受還報合旨遷刑部侍郎兼京官考使時右僕射崔寧考兵部侍郎劉迺上下宏駮曰夷荒靖難專在節制尺籍伍符不校省司夫上行虛美之名則下開趨競之路上行阿容下必朋黨因劃去之迺知而謝曰迺雖不敏敢掠一美以徼二罪乎尋除吏部侍郎爲吐蕃會盟使李揆之副貞元初仍歲旱蝗上以賦

調爲急改戸部侍郎爲度支使韓滉之副遷尚書復副竇參參初爲大理司直宏已爲刑部侍郎及參爲相領度支上以宏久司國計因令副之且曰朕藉參宰相以臨遠衆務悉委於卿勿以辭也參以宏先貴常私解悅之曰參後來一朝居尚書之上甚不自安一年之後當歸此使宏心喜歲餘參絕不復言宏性剛愎爲人間之且怒食言公事多異揚子院鹽鐵轉運委藏也宏以御史中丞徐粲主之旣不理且以賄聞參欲代之宏執不可參又選諸院吏未嘗訪宏乃疏參所用者過惡以聞事輒留中無何參以使勞加吏部尚書而宏進封蕭國

公怨參以虛號寵之間惡愈甚每奉詔營建宏必極壯
麗親程課役又厚結權倖以傾參張滂先善於宏宏薦
爲司農少卿及參欲以滂分掌江淮鹽鐵諭之於宏宏
以滂姝惡慮以法繩徐粲因曰滂強戾難制不可用滂
知之八年三月參遂爲上所疎乃讓度支使遂以宏專
判而參不欲使務悉歸於宏問計京兆尹薛珏珏曰二
子交惡而滂剛決若分鹽鐵轉運於滂必能制宏參乃
薦滂爲戶部侍郎鹽鐵使判轉運尚隷於宏以悅之江
淮兩稅悉宏主之置巡院然令宏滂共擇其官滂請鹽
鐵舊簿書於宏宏不與之每署院官宏滂更相是非莫

有用者滂乃奏曰班宏與臣相戾巡院多闕官臣掌財賦國家大計職不修無所逃罪今宏若此何以輯事遂令分掌之無幾宏言於宰相趙憬陸贄曰宏職轉運年運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增七十萬斛以實太倉幸無過今職移於人不知何謂滂時在側忿然曰尚書失言甚矣若運務畢舉朝廷固不奪之蓋由喪公錢縱姦吏故也且凡爲度支胥吏不一歲資累鉅萬僮馬第宅僭於王公非盜官財何以致是道路喧喧無不知之聖上故令滂分掌公向所言無乃歸怨於上乎宏黙然不對是日宏稱疾於第滂往問之宏不見憬贄乃以宏滂之

言上聞由是遵大厤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湧至揚州按徐粲遂僕姿于姪得贓鉅萬乃徙嶺表故參得罪何上疑有闕文宏頗有力焉勤恪官署晨入夕歸下吏勞而未嘗厭苦濤白勤幹稱之於時貞元八年七月卒年七十三廢朝加贈謚曰敬後二年湧亦罷爲衛尉卿

王紹本家於太原今爲京兆萬年人父端第進士有名天寶間與柳芳陸據殷寅友善據嘗言端之莊芳之辨寅之介可以名世終工部員外郎舊名與憲宗同永貞年改焉少時顏真卿器重之因紹舊名字之曰德素奏授武康尉蕭復爲常州刺史辟爲從事包佶領租庸鹽鐵亦以紹爲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輸所在艱

阻特移運路自潁入汴紹奉佶表請闕屬德宗西幸紹乃督緣路輕貨趣金商路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德宗親勞之謂紹曰六軍未有春服我猶衣裘紹俯伏流涕奏曰包佶令臣間道進奉數約五十萬上曰道路回遠經費懸急卿之所奏豈可望耶後五日而所督繼至上深賴焉貞元中爲倉部員外郎時屬兵革旱蝗之後令戶部收闕官俸兼稅茶及諸色無名之錢以爲水旱之備紹自拜倉部便準詔主判及遷戶部兵部郎中皆獨司其務擢拜戶部侍郎尋判度支後二年遷戶部尚書德宗臨馭歲久機務不由台司自賀參陸贄已後宰臣

備位而已德宗以紹謹密恩遇特異凡主重務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決紹未嘗泄漏亦不矜衒順宗即位王叔文始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尋除檢校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元和初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復以濠泗二州隸焉特承張愔之後兵驕難治紹修輯軍政人甚安之（裨將安進達唐重靖謀亂紹以計取之出家貲賞士卒軍安賴）六年徵拜兵部尚書兼判戶部事九年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謚曰敬

李巽字令叔趙郡人少苦心爲學以明經調補華州參軍拔萃登科授鄠縣尉周歷臺省由左司郎中出爲常

州刺史踰年召爲給事中出爲湖南觀察使銳於爲理
五年改江西觀察使加檢校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巽
持下以法吏不敢欺而動必察之順宗即位入爲兵部
侍郎司徒杜佑判度支鹽鐵轉運使以巽幹治奏爲副
使佑辭重位巽遂專領度支鹽鐵使榷筦之法號爲難
重唯大厤中僕射劉晏雅得其術賦入豐羨巽掌使一
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
十萬貫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
其數唯巽三年登焉遷兵部尚書明年改吏部尚書使
任如故巽精於吏職蓋性使然也雖在私家亦置案牘

簿書勾檢如公署焉人吏有過絲毫無所貸雖在千里外其恐慄如在巽前初程异附王叔文貶竄巽知其吏才明辨奏而用之憲宗不違其請异勾檢簿籍又精於巽故課最加衍亦异之助焉巽爲吏部尚書卧疾郎官相率省問巽初不言其病與之考校程課商畧功利至其夕而卒然性強狠狡惡忌刻頗甚乘德宗之怒謀殺竇參物論冤之初參爲宰相不悅於巽自左司郎中出爲常州刺史仍促其行不數月參貶郴州司馬久之巽自給事中爲湖南觀察使郴郎屬郡也宣武軍節度使劉士寧以擅襲父任物議不可朝廷不得已而授之及

參之貶士寧嘗以絹數千匹賂參巽在湖南具奏其事
言參與藩鎮交通德宗怒遂賜參死議者究之巽廉察
江西猶喜怒之情而無罪被戮者多矣元和四年四月
卒時七十一 贈尚書左僕射
史臣曰歷代操利柄爲國計者莫不損下益上危人自
安變法以弄權斂怨以構禍皆有之矣如劉晏通擁滯
任才能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於家而利於衆或問曰
鄭子產吏不能欺宓子賤吏不忍欺西門豹吏不敢欺
三子者古之賢人也吏皆懷其欺而不能不忍不敢也
晏之吏遠近自不欺者何也答曰蓋任其才而得其人

也晏歿故吏二十餘年繼掌財賦不其是哉史記貨殖云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晏致天下無甚貴甚賤之物泛言治國者其可及乎舉直卿才忠也滅王縉罪正也忠正之道復出於人嗚呼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常袞見忌於前楊炎致毀於後可爲長歎息矣時議有口者以利啖之苟不塞讒口何以持重權即無以展其才濟其國矣是其術也又何譏焉第五琦促辦應卒民不加賦而國豐饒亦庶幾矣然鑄錢變法物貴身危其何陋哉凡利國者農商之外不可爲也宏滂爭權樹黨皆非令人紹之謹密幹事與之敏察精辨亦足可稱

贊曰豐財忠臣晏道爲長琦宏滂異咸以利彰

新書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之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四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五　　列傳七十五

薛嵩 弟崿 子平 平子從 從新書增 族子雄

令狐彰 子建 運 通　田神功 弟神玉

侯希逸　李正巳 子納 納子師古 師道 正巳從兄洧

康日知 從新書增 子志睦 志睦子承訓

薛嵩絳州萬泉人祖仁貴高宗朝名將封平陽郡公父楚玉爲范陽平盧節度使嵩少以門蔭落拓不事家產有膂力善騎射不知書自天下兵起束身戎伍委贄逆徒廣德元年東都平時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遣僕固懷恩東收河朔嵩爲賊守相州聞賊朝義兵潰王師

至嵩惶惑迎拜於懷恩馬前懷恩釋之令守舊職時懷恩二心已萌懷恩平河朔旋乃奏嵩及田承嗣張忠志李懷仙分理河北道詔遂以嵩爲相州刺史充相衛洺邢等州節度觀察使承嗣鎮魏州忠志鎮恒州懷仙鎮幽州各據數州之地時多事之後姑欲安人遂以重寄委嵩嵩感恩奉職數年間管內粗理累遷檢校右僕射大厯初封高平郡王實封二百戶號其軍爲昭義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更封平陽大厯八年正月卒新書七年案紀當從舊書初嵩好蹴踘隱士劉鋼勸止曰爲樂甚多何必乘危邀晷刻歡嵩悅圖其形坐右詔遣弟崿知留後累加崿太子少師大厯十年正月丁酉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盜所將兵逐崿舉衆歸

田承嗣以叛𨚫奔於洺州上表乞入朝許之至京素服
於銀臺門待罪詔釋之
嵩子平字坦塗年十二爲磁州刺史嵩卒軍吏欲用河北
故事脅平知留後務平僞許之讓於叔父𨚫一夕以喪
歸及免喪累授右衛將軍在南衛凡三十年宰相杜黃
裳深器之薦爲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理有能名元和
七年淮西用兵自左龍武大將軍授兼御史大夫滑州
刺史鄭滑節度觀察等使累有戰功滑州城西距黃河
二里每歲常爲水患平詢訪得古河道接衛州黎陽縣
界平率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同上聞開古河南北長十

四里決舊河以分水勢滑人遂無水患居鎮六年入為左金吾大將軍未幾復為鄭滑節度觀察使及平李師道朝廷以東平十二州析為三道以淄青齊登萊五州為平盧軍以平為節度觀察等使仍押新羅渤海兩蕃使長慶元年幽鎮叛杜叔良統横海全軍討伐不勝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棣州為賊所寇朝廷乃委平以偏師援棣州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數月刺史王稷餽給稍薄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戢潰而歸仍推突將馬狼兒（新書名士端）為帥行及青城鎮刼鎮將李自勸并其衆次至博昌鎮復刼其鎮兵共得七千餘人

徑逼青州城城中兵士不敵平悉府庫并家財募二千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衆惶惑反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脫身竄匿餘黨降稍後者斬於鞠場明日狼兒亦就擒戮脅從者放歸田里詔加右僕射進封魏國公由是遠近畏伏平之威畧在鎮六周歲兵甲完利井賦均一至是入覲百姓遮道乞留數日乃得出時人以爲近日節制罕有其比寳厤元年歸朝進加檢校左僕射兼戸部尚書踰月復檢校司空兼河中絳隰節度觀察等使大和二年復以晉州慈州隸河中益兵三千人加檢校司徒更封韓國公在河中凡

六年召拜太子太保明年上疏乞老以司徒致仕居一年卒年八十冊贈太傅子從字順之以蔭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累遷汾州刺史隄文谷濾河二水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從濮州儲粟二萬斛以備凶災於是山東大水詔右司郎中趙檪爲賑卹使檪表其才擢將作監終左領軍衛上將軍贍工部尚書

嵩族子擇相州刺史堅洺州刺史雄初爲嵩屬吏知衛州事嵩歿特詔授衛州刺史魏博節度田承嗣誘爲亂雄不從承嗣遣刺客盜殺之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也遠祖自燉煌徙家焉代有冠冕父濞天寶中任鄧州錄事參軍以清白聞本道採訪使宋鼎引爲判官初任范陽縣尉通幽州人女生彰

及秩滿留彰於母氏彰遂少長范陽倜儻有膽氣涉獵
書傳粗知文義善弓矢乃策名從軍事安祿山天寶中
以軍功累遷至左衛員外郎將安祿山叛逆以本官隨
賊黨張通儒赴京師通儒偽署為城內左街使王師收
復二京隨通儒等遁走河朔又陷逆賊史思明偽署為
博州刺史及滑州刺史令統兵數千戍滑臺彰感激忠
義思立名節乃潛謀歸順會中官楊萬定監滑州軍彰
遂募勇士善於水者俾乘夜涉河達表奏於萬定請以
所管賊一將兵馬及州縣歸順萬定以聞自祿山構逆
為賊守者未有舉州向化肅宗得彰表大悅賜書慰勞

時彰移鎮杏園渡遂爲思明所疑思明乃遣所親薛岌統精卒圍杏園攻之彰乃明示三軍曉以逆順衆心感附咸悉力爲用與賊兵戰大破之潰圍而出遂以麾下將士數百人隨萬定入朝肅宗深奬之禮甚優厚賜甲第一區名馬數匹并帷帳什器頗盛拜御史中丞兼滑州刺史滑亳魏博等六州節度使仍加銀青光祿大夫鎮滑州委平殘寇及史朝義滅遷御史大夫封霍國公尋加檢校工部尚書未幾檢校右僕射餘並如故彰在職風化大行滑州瘡痍未復城邑爲墟彰以身勵下一志農戰內檢軍戎外牧黎庶法令嚴酷人不敢犯數年

間田疇大闢庫藏充積歲奉王税及修貢獻未嘗暫闕時犬戎犯邊徵兵防秋彰遣屬吏部統營伍自滑至京之西郊向二千餘里甲士三千人率自齎糧所過州縣路次供擬皆讓而不受經閭里不犯秋毫識者稱之然性識猜阻人有忤意不加省察輒至斃踣此其短也怨潁州刺史李岵遣姚奭代之戒曰不時代殺之岵知其謀因殺奭死者百餘人奔汴州上書自言彰亦劾之河南尹張延賞畏彰留岵使故彰書先聞斥岵夷州殺之與魚朝恩有隙及用事彰不敢入朝會母喪失明卒臨終手疏辭表誠子以忠孝守節又舉能自代表曰臣自事陛下得備藩守受恩則重効節未終長辭聖朝痛入心骨臣誠哀懇頓首頓首臣受性剛拙不能包容頃因

魚朝恩將掠亳州遂與臣結怨嘗其縱暴臣不敢入朝專聽天誅卽欲奔謁及魚朝恩死卽臣屬疾苦又遭家艱力微眼暗行動須人拜舞不能數月有闕欲請替辭退卽日望稍瘳冀得康强榮歸朝覲自冬末舊疾益重瘡腫又生氣息奄奄遂期隕歿不遂一朝天闕一拜龍顏臣禮不終忠誠莫展臣之大罪下慙先代仰媿聖朝臣竭誠事上誓立大節天地神明實知臣心心不遂行言發自痛當使倉糧錢絹羊馬牛畜一切已上並先有部署三軍兵士州縣官吏等各恭舊職祇待聖恩臣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及工部尚書李勉知識忠貞堪委大

事伏願陛下速令檢校上副聖心臣男建等性不爲非行亦近道今勒歸東都私第使他年爲臣報國下慰幽魂臨殁昏亂伏表哀咽上覽表嗟悼久之特下詔褒美曰中衛社稷外修疆事合於一體以靖庶邦其在有終謂之不朽觀前代文武通賢有匡時戡難迫於大化不忘時君未嘗不嘉尚而流歎也今有忠烈之臣彰剛直形外純和積中本於孝敬輔以才畧統制藩閫服勞王家往以母老躬於就養豈不戀闕以玆曠年及苴麻在艱優諭權奪踴絶傷足淚盡喪明入覲之期頁願莫遂想其風彩久軫顧懷遽見淪没深用追悼嗟乎方疾之

時以情自疏無有所隱見之於詞復節守常條上軍簿
請擇良帥命於中朝乃令遺屬還歸東洛教忠以報國
約禮以居喪古人所謂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夫豈遠
哉節槩誠亮高絶無鄰喟然感傷鑒寐增慟有以見東
州士大夫勤王尊主之志用嘉其休可以垂範宜付史
館式昭名臣子建蓮通
建大歷四年十二月彰遣入朝特加兼御史中丞歸滑
州及彰卒滑三軍逼奪情禮建守死不從舉家歸京師
服闋累轉至右龍虎軍使德宗以涇原兵亂出幸奉天
建方教射於軍中遂以四百人隨駕為後殿至奉天以

建爲行在中軍鼓角使幸梁州轉行在右廂兵馬使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興元元年六月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在都知兵馬使左神武大將軍建妻李氏恒帥寶臣女也建惡將弃之乃誣與傭發生邢(新書作郭)士倫姦通建召士倫榜殺之因逐其妻士倫母聞不勝其痛卒李氏奏請按劾詔令三司詰之李氏及奴婢款證被誣頗明白建方自首伏會赦免坐德宗詔曰予育黎元未能禁暴在予之責用軫於懷宜輟常膳五百千文充葬士倫母子其父既衰耄至無所歸艮深矜念委京兆尹厚加存恤貞元四年七月以前官爲右領軍大將軍

五年三月以專殺不辜德宗念舊勲特容貸之復陳訴詞甚虛罔遂貶施州别駕同正卒於貶所貞元六年九月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贈揚州大都督

運爲東都留守將逐賊出郊其日有劫轉運絹於道者杜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爲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從事張宏靖同鞫其事員與宏靖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爲盜抗請不按亞不聽而怒斥逐員等令親事將武金鞫之金箠運從者十餘人一人笞死九人不勝考掠自誣竟無贓狀亞具以聞請流運於嶺表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三司覆按

運獄既竟明運迹非行盜以曾捕掠人於家配流歸州
武金肆虐作威殺人通款配流建州後歲餘齊抗捕得
劫轉運絹賊郭鄯朱瞿㬎等七人及贓絹詔令杜亞與
留臺同劾之皆首伏然終不原運運死於歸州人士寃
之
通元和中宰相李吉甫奏曰臣伏見代宗朝滑州節度
使令狐彰臨終上表悉以土地兵甲籍上朝廷遣諸子
隨表歸闕代宗以彰遺表宣示百僚當時在位者聞之
無不感歎今有次子通在臣每感彰同時河朔諸鎮付
子傳孫無不燻灼數代唯彰忠義感激奉國忘家遣子

入朝以土地歸於先帝貞元中長子建坐事死於施州幼子運亦無罪流於歸州欲使忠義之人何所激勸今通幸存得遇明聖伏乞陛下召之與語如堪用望垂奬錄憲宗念彰之忠卽授通贊善大夫出爲宿州刺史時討淮蔡用爲泗州刺史歲中改壽州團練使檢校御史中丞每與賊戰必虛張虜獲得賊數人卽爲露布上之宰相武元衡笑而不奏如有敗衄卽不敢上聞後爲賊所攻境上城柵並陷通走固州城閉壁不出憲宗遣李文通往宣慰度其將至遂令代通貶爲昭州司戶移撫州司馬十四年徵爲右衛將軍制下給事中崔植封還

制書言通前刺壽州失律不宜遽加獎任憲宗令宰相宣喻門下言通父有功於國不宜逐弃其子制命方行歲餘出爲淄州刺史長慶初入爲左衛大將軍卒

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家本微賤天寶末爲縣里胥會河朔兵興從事幽薊上元元年爲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兼鴻臚卿會天下兵興賊署爲平盧兵馬使率衆歸朝從李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閉後守陳留戰不勝與許叔冀降於史思明思明使與南德信劉從諫南略江淮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乃并將其兵詔拜鴻臚卿襲敬釭鄆州不克於鄭州破賊四千餘衆生擒逆賊大將四人牛馬器械不可勝數尋爲鄧景山所引至揚州大掠百姓商人資產郡內比屋發掘略徧商胡波斯被

殺者數千人二年二月生擒逆賊劉展送於闕下以擒展功累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汴宋等八州節度使神功禽展送京師遷淄青節度使會侯希逸入青州更徙兗鄆時賊圍宋州急李光弼奏神功往救賊解去又破法子營復攻敬釭降之朝義聞乃奔下博進封信都郡王徙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大曆二年三月朝京師獻馬十匹金銀器五十件繒綵一萬匹時郭子儀入朝請宴宰臣等於私第神功亦請亦以許之尋加檢校右僕射赴尚書省視事特詔宰臣已下百官送上仍加知省事以寵之又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還軍神功忠朴幹勇當時所稱神功事母孝始嘗倨驕自如見光弼待官屬鈞禮乃折節謙損既寢疾宋之將吏爲禳祈報恩八年冬復覲闕廷遘疾信宿而終

上悼惜爲之輟樂廢朝三日贈司徒賻絹一千疋布五百端特許百官弔喪賜屏風茵褥於靈座并賜千僧齋以追福至德已來將帥不兼三事者哀榮無比弟神玉自曹州刺史權汴州留後大厯十年正月加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汴州刺史知汴州節度觀察留後事并河陽澤潞等兵馬直據淇門會李承昭討魏博田承嗣十一年卒詔滑州李勉代之

侯希逸平盧人也少習武藝天寶末安祿山反署其腹心徐歸道爲平盧節度希逸與爲平盧裨將希逸長七尺豐下銳上爲州裨將守保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敭傳命希逸斬以徇率兵與安東都護王

元志襲殺歸道使以聞詔以元志爲平盧節度使乾元元年冬元志病卒軍人共推立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授節度使旣數爲賊所迫希逸率厲將士累破賊徒向潤客李懷仙等旣淹歲月且無救援又爲奚虜所侵希逸拔其軍二萬餘人且行且戰遂達於青州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兖州青州遂陷於希逸詔就加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迄今淄青節度皆帶平盧之名也希逸初領淄青甚著聲稱理兵務農遠近美之寶應元年與諸節度同討襲史朝義平之加檢校工部尙書賜實封圖形凌煙閣後漸縱恣政事怠惰尤崇奉釋教且

好畋游與功創寺宇軍州苦之永泰元年因與巫者夜宿於城外軍士乃閉之不納希逸奔歸朝廷拜檢校右僕射以私艱去職大厤十一年九月起復檢校尚書右僕射上柱國封淮陽郡王久之加知省事遷司空詔出而卒廢朝三日贈太保

李正已高麗人也本名懷玉生於平盧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元志卒會有敕遣使來存問懷玉恐元志子爲節度遂殺之與軍人共推立侯希逸爲軍帥希逸母即懷玉姑也後與希逸同至青州累至折衝將軍驍健有勇力寶應中衆軍討史朝義至鄭州迴紇方強暴恣

橫諸節度皆下之正已時爲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與其角逐衆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旣逐而先正已擒其頷而批其背迴紇尿液俱下衆軍呼笑虜慙懸是不敢爲暴節度使侯希逸卽其外兄也用爲兵馬使正已沈毅得衆心希逸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其非罪不當廢會軍人逐希逸希逸奔走遂立正已爲帥朝廷因授平盧淄青節度觀察使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青州刺史賜今名尋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饒陽郡王大歷十一年十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請入屬籍從之爲政嚴酷所在

不敢偶語初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等州之地與田承嗣令狐彰薛嵩李寶臣梁崇義更相影響大麻中薛嵩死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共攻其地得者爲已邑正已復得曹濮徐兗鄆共十有五州內視同列貨市渤海名馬歲歲不絕法令齊一賦稅均輕最稱强大嘗攻田承嗣威震鄰敵歷檢校司空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太子太保司徒後自青州徙居鄆州使子納及腹心之將分理其地建中後畏懼朝廷多不自安聞將築汴州乃移兵屯濟陰晝夜教習爲備河南騷然天下爲憂羽檄馳走徵兵以益備又於徐州增兵以扼江淮於

是運輸爲之改道未幾發疽卒時年四十九子納擅總兵政祕之數月乃發喪納阻兵興元元年四月歸順方贈正己太尉

納少時正己遣將兵備秋代宗召見嘉之自奉禮郎超拜殿中丞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歷檢校倉部郎中兼總父兵奏署淄州刺史正己將兵擊田承嗣奏署節度觀察留後尋遷青州刺史又奏署行軍司馬兼曹州刺史曹濮徐兗沂海留後又加御史大夫建中初正己田悅梁崇義張惟岳皆反二年正己卒納祕喪統父衆仍復爲亂北會田悅於濮陽遣大將衛俊將兵一千救悅爲

河東節度使馬燧敗於洹水殺傷殆盡詔諸軍誅之納從叔父洧以徐州李士真以德州及棣州李長卿皆以州歸順納以彭城險阨又怒洧背宗乃悉兵圍之詔宣武軍節度劉洽與諸軍救之大敗納兵於城下後將兵於濮陽洽攻破其外城納自城上見洽涕泣悔罪遣判官房說以其弟經男成務朝京師請因洽從順會中使宋鳳朝見之謂納計蹙欲誅破之以爲己功奏請無捨上乃械說等縶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悅合謀皆反僞稱齊王建置百官及興元之降罪己詔納乃効順詔加檢校工部尚書平盧軍節度淄

青等州觀察使無幾檢校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隴西郡王時希烈圍陳州納遣兵與諸軍奮擊大破之因解圍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貞元初升鄆州為大都督府改授長史年三十四薨於位廢朝三日贈賻有差子師古累奏至青州刺史貞元八年納死軍中以師古代其位而上請朝廷因而授之起復右金吾大將軍同正平盧及青淄齊節度營田觀察海運陸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成德軍節度王武俊率師次於德棣二州將取蛤𧊅及三汊城棣州之鹽池與蛤𧊅歲出鹽數十萬斛棣州之隸淄青也其刺史李長卿以城入朱滔而蛤

蠑爲納所據固城而守之以專鹽利其後武俊以敗朱滔功以德棣二州隸之蛤蠑猶爲納戍納初於德州南跨河而城以守之謂之三汊交田緒以通魏博路而侵掠德州爲武俊患及納卒師古繼之武俊以其年弱初立舊將多死心頗易之乃率衆以取蛤蠑三汊爲名其實欲窺納之境師古令棣州降將趙鎬拒之武俊令其子士清將兵先濟於滳河會士清營中火起軍驚懼之未進德宗遣使諭旨武俊卽還師古毀三汊口城從詔旨師古雖外奉朝命而嘗畜侵軼之謀招集亡命必厚養之其得罪於朝而逃詣師古者因卽用之其有任使

於外者皆留其妻子或謀歸款於朝事洩族其家衆畏死而不敢異圖貞元十年五月師古服闋加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正月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一月師古丁母憂起復左金吾上將軍同正十五年正月師古杜佑李欒妾媵並爲國夫人十六年六月與淮南節度使杜佑同制加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德宗遺詔下告哀使未至義成軍節度使李元素以與師古鄰道錄遺詔報師古以示無外師古遂集將士引元素使者謂曰師古近得邸吏狀具承聖躬萬福李元素豈欲反乃忽偽錄遺詔以寄師古三代受國恩位兼將相見賊不可以不討遂

杖元素使者遽出兵以討元素爲名冀因國喪以侵州縣俄聞順宗卽位師古乃罷兵後累官至檢校司徒兼侍中卒贈太傅

師道師古異母弟其母張忠志女師道時知密州事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所從乃署知密州師古死其奴不發喪潛使迎師道於密而奉之師古病名親近高沭李公度等曰卽我不諱欲以誰嗣二人未對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邪彼不服戎以技自尚慮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死沭公度與家奴卒立之朝命久未至師道謀於將吏或欲加兵於四境其判官高沭固止之乃請進兩稅守鹽法申官員遣判官崔承寵孔目官林英相繼奏事時杜黃裳作相欲乘其未定也以

討分削之憲宗以蜀川方擾不能加兵於師道元和元年七月遂命建王審遥領節度授師道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權知鄆州事充淄青節度留後十月加檢校工部尚書兼鄆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平盧軍及淄青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自正已至師道竊有鄆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懼衆不附已皆用嚴法制之大將持兵鎮於外者皆質其妻子或謀歸款於朝事洩其家無少長皆殺之以故能劫其衆父子兄弟相傳焉五年七月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年王師討蔡州師道使賊

燒河陰倉斷建陵橋帝討蔡詔與諸道兵而不及鄆師道選卒二千抵壽春陽言爲王師助貫援蔡也亡命少年爲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敖庫募洛壯士劫宮闕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初師道置留邸於河南府兵諜雜以往來吏不敢辨因吳元濟北犯汝鄭郊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闕師道潛以兵數十百人內其邸謀焚宮闕而肆殺掠旣烹牛饗衆矣會有小將楊進李再興者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追伊闕兵圍之半日不敢進攻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後進或有毀其墉而入者賊衆突出殺人圍兵奔駭賊得結伍中衢內其妻子於囊橐中以甲冑殿而行防禦兵不

敢追賊出長夏門轉掠郊墅東濟伊水入嵩山元膺誠境上兵重購以捕之數月有山棚鬻鹿於市賊遇而奪之山棚走而徵其黨或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窮理得其魁首乃中岳寺僧圓靜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偉悍過人初執之使巨力者奮鎚不能折脛圓靜罵曰鼠子折人脚猶不能敢稱健兒乎乃自置其足教折之臨刑乃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十人留守防禦將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受其職署而爲之耳目自始謀及將敗無知者初師道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凡十所處欲以舍山棚而衣

食之有砦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之以屬圓靜以師道錢千萬僞理嵩山之佛光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人作亂及窮按之嘉珍門察乃賊武元衡者元膺具狀以聞鹽鐵使王播又得嘉珍所藏弓材五千并斲建陵戟四十七及誅吳元濟師道恐懼上表乞聽朝旨請割三州并遣長子入侍宿衛詔許之師道識暗政事皆決於群婢婢有號蒲大姊袁七娘者爲謀主乃言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一日無苦而割之邪今境內兵士數十萬人不獻三州不過發兵相加可以力戰戰不勝乃議割地未晚也師道從之而止表言軍情不叶乃詔諸軍

討伐十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李愿遣將王智興擊破師道之衆九千斬首二千餘級獲牛馬四千遂至平陰十一年十一月加師道司空仍遣給事中柳公綽往宣慰且觀所爲欲寬容之師道苟以遜順爲辭長惡不悛

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晏平間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歡晏平歸以爲元濟暴師數萬而晏然居內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師道本倚蔡爲重聞之怒乃以他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顔拔淩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帝璽分兵支兩寇故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加檢核司空蔡平又遣比部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爲宗姓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餘州天子北面稱藩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纍上猶許內省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玄方入侍宿既還師道中悔名諸將議皆曰蔡數州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虜大將崔承度

獨進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朝廷以一漿十餅誘之去矣師道恚遣承度詣京師戒候吏待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帝以其負約用左散騎常侍李遜喻旨既至師道嚴兵以見遜讓曰前已約而今背之何也願得要言奏天子師道許之十三年七月滄州節度使鄭權破淄青賊於齊州福城縣斬首五百餘級（案李愿及鄭權兩戰一在十年一在十三年紀與傳合新書連文並書似屬一時事矣）十月齊州節度使李愬兵馬使李祐於兗州魚臺縣破賊三千餘人（宣武節度使韓宏拔考城淮南節度使李夷簡命李聽趨海州下沭陽朐山進戍東海）魏博節度使田宏正率本軍自陽劉渡河距鄆州九十里下營再接戰破賊三萬餘衆生擒三千人收器械不可勝紀陳許節度使李光顏於濮陽縣界破賊收斗門城杜莊柵田宏正

復於故東阿縣界破賊五萬諸軍四合累下城柵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師道使劉悟將兵當魏博軍既敗數令促戰師未進乃使奴召悟計事悟知其來殺已乃稱病不出召將吏謀曰魏博兵强乘勝出戰必敗吾師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被驅逐就死地何如轉禍為福殺其來使以兵趣鄆州立大功以求富貴衆皆曰善乃迎其使而斬之遂齎師道追牒以兵趣鄆州及夜至門示以師道追牒乃得入兵士繼進至毬場因圍其內城以火攻之擒師道而斬其首悟引兵反攻城師道晨起聞之白其嫂裴曰悟兵反將求為民守墳墓即與宏方匿溷間兵就禽之師道

請見悟不許復請送京師悟使謂曰司空今爲因何面目見天子猶俯仰祈哀宏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棄其尸無敢收視者有士英秀爲殯城左馬總至以士禮葬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必此人也送於魏博軍元和十四年二月也是月宏正獻於京師天子命左右軍如受馘儀先獻於太廟郊社憲宗御興安門受之百僚稱賀初東軍諸道行營節度擒逆賊將夏侯澄等其四十七人詔曰附麗兇黨拒抗王師國有常刑悉合誅戮朕以久居汙俗皆被脅從況討伐已來時日未幾縱懷轉禍之計未有効款之由情似可矜朕不忍殺況三軍百姓孰非吾人詔令頒行罪止師道方欲拯於塗炭是用活其性命誠爲屈法庶使知恩

並宜特從釋放仍令部遞送至魏博及義成行營各委節度收管驅使如父母血屬猶在賊中或羸老疾病情切歸還者仍量事優當放去務相全貸何所疑留及澄等至行營賊覘知傳告叛徒皆感朝恩由是劉悟得行其謀焉師道妻魏氏及小男並配掖庭悟素與師道妻魏亂安言鄭公徵之奇不死沒入掖庭他宗屬悉遠徙悟獨表奏師古子明安爲朗州司戶參軍堂弟師賢師智配流春州姪宏巽配流雷州親將王承慶承宗弟也師道以兄女妻之潛約左右欲因肆兵執師道會悟入出奔徐州歸朝詔分其十二州爲三節度俾馬總薛平王遂分鎮焉仍命宰臣崔羣撰碑以紀其績國家自天寶末安祿山首亂兩河至寶應元年王師平史

朝義其將薛嵩李懷仙田承嗣李寶臣等受僞命分領
州郡朝廷厭兵因僕固懷恩請就加官爵及侯希逸爲
軍人逐出正已又據齊魯之地旣而遞相膠固聯結姻
好職貢不入法令不加率以爲常仍皆署其子爲副大
使父死子立則以三軍之請聞亦有爲大將所殺而自
立者自安史以後迄至於貞元朝廷多務優容每聞擅
襲因而授之以故六十餘年兩河號爲反側之俗憲宗
知人善任削平亂迹兩河復爲王土焉師道妻魏氏元
和十五年出家爲尼

洧正已從父兄也正已用爲徐州刺史正已死子納犯

宋州洧以其州歸順加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食實封二百戶充招諭使初洧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至京師令口奏并白宰相徐州恐不能獨當賊若得徐海沂三州節度都團練使即必立功況海沂兩州亦並爲賊納所據非國家州縣其刺史王涉馬萬通等洧並素與之約若有詔命褒必成功程乍自外到闕以爲宰相一也乃先以其言白張鎰鎰言於盧杞杞怒程不先白巳故洧所請不行杞妨公害私皆此類也及李納遣兵攻徐州劉洽與諸將擊退之賊勢未衰始加洧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尋加密州時海密州皆爲賊所據不受洧命旋

加涓檢校戶部尚書未幾疽發背稍平乃大具糜餅飯會於市涓乘平肩輿自臨其場市人歡呼涓驚疽潰於背而卒贈左僕射以涓將高承宗代之涓弟淡險人也恥居下陰約納孜徐爲內應幷說滕將翟濟濟執以聞擢濟沂州刺史召淡入京師以涓赦不罪

康日知靈州人祖植當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州元宗召見擢左武衛大將軍封天山縣男日知少事李惟岳擢累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孱甚安足其安危哉吾城固士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悅兵血

鈹邢壕可浮不能殘半堞況吾城之完乎又紿爲壹檢示曰使者齎詔諭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爲深趙觀察使賜實封戶二百會武俊拒命遣將張鍾葵攻趙州日知破之上俘京師興元元年以深趙益成德徙日知奉誠軍節度使又徙晉絳加累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會稽郡王貞元初卒贈太子太師子志睦

志睦字得衆資趫偉工騎射隸右神策軍遷累大將軍討張韶以多兼御史大夫進平盧軍節度使李同捷反放兵略千乘志睦挫其銳不得逞遂下蒲臺盡奪其

械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涇原封會稽郡公卒年五十七贈司空子承訓

承訓字敬辭推門功進累左神武軍將軍宣宗擢爲天德軍防禦使軍中馬乏虜來戰數負承訓罷冗費市馬益軍軍乃奮張始党項破射鵰軍洛源鎮悉俘其人聞承訓威政皆還俘不敢讐詔檢校工部尚書封會稽縣男擢義武節度使會南詔破安南詔從嶺南西道城邕州合容管經略使隸之遂統行營兵馬南詔深入承訓分兵六道出以掩蠻戰不利士死十八唯天平卒二千還屯闔軍震於是節度副使李行素完城不出南詔圍

之四日或請夜出兵襲蠻承訓意索不聽天平裨將陰
募勇兒三百夜縋燒蠻屯斬首五百南詔恐明日解而
去承訓謬言大破賊告於朝羣臣皆賀加檢校尚書右
僕射籍子弟嬺昵冒賞而士不及怨言讙流嶺南東道
節度使韋宙白狀宰相承訓慙移疾授右武衛大將軍
分司東都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
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軍使
丐糧鎧北還不許即擅斧庫劫戰械推糧料判官龎勛
爲長勒衆上道懿宗遣中人張敬思部送詔本道觀察
使崔彦曾慰安之次潭州監軍詭奪其兵勛畏必誅篡

舟循江下益裒兵招亡命收銀刀亡卒艚匿之及徐城謀曰吾等叩城大呼衆必應前日賞稭五十萬可得也衆喜牙健趙武等欲亡勛斬首送彥曾曰此擂亂者彥曾不能詰勛怨都押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又使白彥曾曰士負罪不敢釋甲請爲二屯且白退戡等府廥溫庭皓謂彥曾曰勛擅委戍一可殺專戕大將二可殺私置兵三可殺士不子弟即父兄振袂而唱内外必應銀刀亡命復在其中四可殺請分兩營爲去三將五可殺彥曾謂然乃禡纛黃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勛至劫取之遣邏子羸服覘賊比

暮勛至捕覘者知其謀卽蒞偶人剚虛幟而詭路襲苻離密從乃寤回屯城南勛與宿將喬翊戰睢河翊大敗攝太守焦璐遁去勛入據州自稱兵馬留後劫璐決汴水絕勛北道水未至勛度比密兵攻宿水大至涉而傅城不克攻勛劫百艘運糧趨泗州留婦弱持幟翼曰密覺追之士未食賊伏兵於舟而陣汴上軍見密皆走密追躡伏發夾攻之密敗衆殲遂入徐州囚彥曾及官屬殺尹戡等又徇下邳漣水宿遷臨淮蘄虹諸縣皆下遣僞將屯柳子屯豐屯滕屯沛屯蕭以張其軍乃露章求節度使有周重者隱濠泗間號有謀勛迎爲上客問策

所出因敎勛赦囚徒㨿揚州北收兗鄆西舉汴宋東掠青齊拓境大河食敖倉可以持久勛無雄才不納僞將劉行及攻濠州執刺史盧望回自稱刺史帝遣中人康道隱宣慰徐州勛郊迎旗鎧矛戟亘三十里使騎鳴鼙角聲動山谷置酒毬塲引道隱閲其衆紿爲賊來降六十人妄戮平民上首級夸勝道隱還因求節度即殘魚臺金鄉碭山單父十餘縣斬官吏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從之帝乃拜承訓檢校尚書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軍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南面行營

招討使李魏博鄆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渾兵二十萬討
之勛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閱兵人馬流汗勛日往
請命巫言毬場有隱龍得之可戰勝勛大役徒鑿地不
能得賊將李圓劉佶攻泗歐宗丁從實分徇舒盧壽沂
海諸道兵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絙賊半度絙
絕半溺死度者不得戰殲之賊別取和州破沭陽下蔡
烏江巢諸縣揚州大恐民悉度江淮南節度使令狐綯
移書陳禍福許勛求節度勛按甲聽命淮南合宣潤兵
戍都梁山勛夜度淮黎曙薄壘賊將劉行立王宏立與
勛合敗淮南將李湘屯淮口劫盱眙帝又詔將軍宋威

與淮南并力承訓屯新興賊挑戰時諸道兵未集承訓帳下纔萬人退壁宋州勛益驕光蔡鉅賊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應勛戴可師引兵三萬奪淮口圍勛都梁山下降其衆可師恃勝不戒宏立以兵襲之可師不克陣而潰士溺淮死逸者數百人賊取可師首傳徐州詔以馬士舉爲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馳傳入揚州士舉曰城堅士多賊何能爲衆稍安始帝以晏權故智興子節度武寧欲以怖賊及是返爲賊困不敢戰乃更以隴州刺史曹翔爲兖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屯滕沛魏博將薛尤屯蕭豐賊首孟敬文欲絕勛自立陰

刻鑑爲文曰天口云云錫爾將軍夜烽之野耕者得之以獻衆駭異乃齋三日受之勛知其謀使人襲殺之於是承訓屯柳子右夾汴築壘連屬一舍勛籍城中兵止三千劫民授甲皆穿窬穴遁去王宏立度睢鬬新興鹿塘承訓縱沙陀騎躪之宏立走士赴水死自鹿塘屬襄城伏尸五十里數首二萬獲器鎧不貲承訓攻柳子姚周度水戰又敗乘風火賊周提餘卒去沙陀躡之及芳亭死者枕藉斬劉豐周以十騎走宿州守將斬之勛懼乃害崔彦曾等謂其下曰上不許我節度與諸君負反矣大索兵得三萬許佶趙可立勸勛稱天冊將軍勛詔

漢高祖廟受命以其父舉直爲大司馬守徐州或曰方
大事不可私於父失上下序舉直乃拜於庭勛坐受之
引兵救豐刻木作婦人衣絳被髮軍過斫而火之乃行
勛夜入城外不知勛出銳軍擊援屯魏博軍知勛自將
驚而潰賊以所得送徐州以夸下曹翔退保兖州勛欲
乘勝攻承訓或曰今北兵敗西軍搖不足虞也方蠶月
宜息衆力農至秋士馬强決可以取勝舉直曰時不重
得願將軍無縱敵勛曰然時承訓方攻臨渙鬬勛討追
還兵仗以待勛軍皆市人囂而狂未陣即犇相蹈藉死
者四萬勛釋甲服垢襦脫收夷痕士三千以歸遣張行

寶屯第城馬士舉救泗州賊解去進攻賊濠州是時又詔黔中觀察使秦匡謀討賊下招義鍾離定遠勛遣吳迥屯北津援濠士舉銳兵度淮盡碎其營初勛之遁懼衆不單妄言有神呼野中曰天符下國兵休勛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帝恨魏博軍不勝以宋威爲西北面招討使率兵三萬屯蕭豐約勛降者皆赦之始宿鄙人劉洪者被黃袍乘白馬使人封檄叩觀察府曰我當王徐崔彥曾斬之遺黨匿山谷欲附勛承訓諭降之王師破臨渙斬萬級收襄城留武小睢諸壁曹翔下滕賊將以蘄沛降賊李直奔入徐州翔又破豐徐城下邳賊

翁蹇勛以張元稔守宿州張儒劉景助之自稱統軍列壁相望承訓拔第城張行實奔宿州承訓遂圍宿州行實敎勛官軍盡銳於此西鄙虛單將軍直擣朱邑出不意宿圍自解勛喜引而西使翟直許佶守徐承訓攻賊十遇皆勝遣辨士以威動元稔元稔賊重將也以帛書射城外約誅勛自歸使張皐獻期俄與二將會柳溪伏士於旁元稔馳騎呼曰龎勛首已梟僕射棄矣伏興斬劉景張儒元稔率諸將內袒見承訓自陳陷賊不早奮久暴王師願禽賊贖死承訓許之復請詐爲潰軍劫符離符離不知內之已入卽斬守將得兵萬人北攻徐州

許佶等不敢出元稔環城彥曾故吏路審中啟白門內元稔兵許佶等啟北門走元稔身追之士大崩皆赴水死斬舉直許佶李直等收叛卒親族悉夷之勛聞徐已拔氣喪無顧賴衆尚二萬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訓悉兵八萬逐北沙陀將朱邪赤衷急追至宋州勛焚南城爲刺史鄭處沖所破將南趨亳承訓兵循渙而東賊走蘄縣官軍斷橋不及濟承訓乃縱擊之斬首萬級餘皆溺死閱三日得勛尸斬其子於京師吳迥守濠州糧盡食人驅女孺運薪塞塹并塡之整旅而行馬士舉斬以獻勛之始得徐州貲儲蕩然乃四出剽取男子十五

以上皆執兵舒鉏鉤爲兵號霍錐破十餘州凡二歲滅詔擢元稔右驍衛大將軍承訓遷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度河東於是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訓討賊逗撓貪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再貶恩州司馬僖宗立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六十六子傳業嘗從父征伐終鄜坊節度使

史臣曰自安史亂離河朔割據雖外尊朝旨而內蓄姦謀薛嵩祖父國之名將及身濡足賊庭既沐國恩尚存家法守土奉職終身一心果有令人克全餘慶彰居喪循禮有士子之風馭衆權謀著將軍之業中外善政終

始令名成功不居告老致仕考之者鮮矣背逆歸國治兵牧民上表推誠舉賢代已時稱能善始善終者也建志禀遺訓克全令名不能終保功業惜哉神功忠勇競著勲名希逸荒狂自失茅土師道祖父弟兄盜據青鄆得計則潛圖兇逆失勢則僞奉朝旨向背任情數十年矣或問曰師古之前三帥而不滅師道繼立數年而亡者何哉答曰納與師古自逞姦謀躬臨戎事朝廷任盧杞以私妨公致懷光變忠爲逆李納父子宜其苟延洎憲宗嘗朝裴度爲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師道外任諸奴內聽孽婢軍民攜貳家族滅亡不亦宜乎假息數年

猶爲多矣何所疑焉

贊曰田神功勇能立勳令狐彰死不失節薛平振家世以顯揚師道任臧獲而亡滅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五